

钱今凡 著

上十年下那件事



作家出版社

钱今凡 著

七十年前那些事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十年前那些事 / 钱今凡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5063-7071-4

I. ①七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回忆录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6656 号

七十年前那些事

作 者: 钱今凡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奎 松

摄 影: 温 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政编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0×230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10.5

版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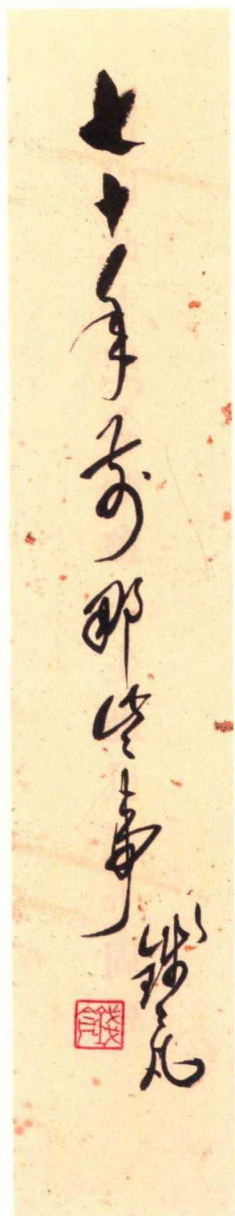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63-7071-4

定价: 6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钱今凡题签 七十年前那些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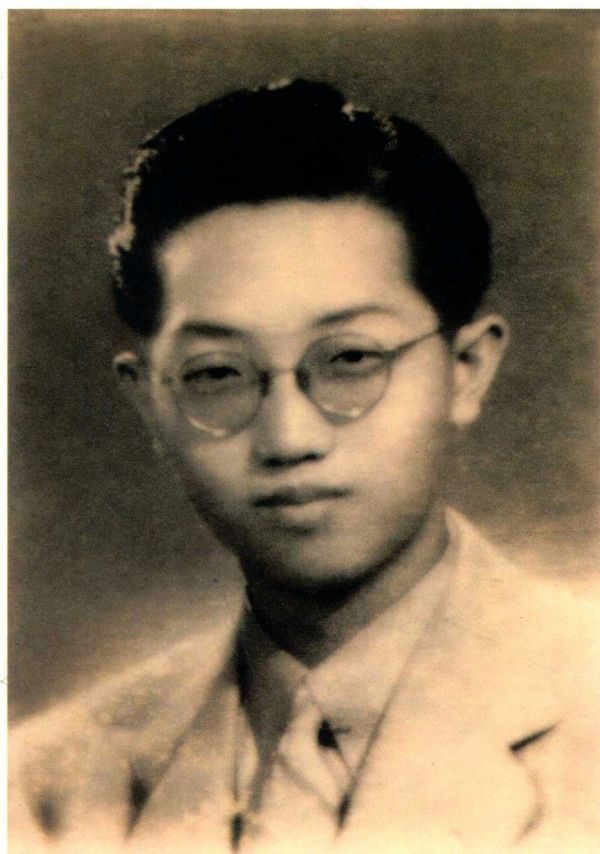


谨以此书纪念心畬先生逝世五十周年





钱今凡十八岁像 一九四六年摄于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同生照相馆



目 录

二十二岁前略历自述	一
康荣府君行述	一六
溥心畬书法的时代意义	二〇
溥心畬	三一
溥修	七九
陈曾寿	九二
志琮	九八
叶玉麟	一〇六
巢章甫	一二一
陈邦怀	一二九
袁克端	一三一
永光阁	一四一
醉经堂	一五一
先祖旧物遗存	一五四
后记	一五七

二十二岁前略历自述

钱今凡，初名毓梓，字云章，曾号爨音，浙江嘉兴人，一九二八年生于天津。祖先本姓何，是海盐县灶户（为保证盐的生产劳动力，规定一部分户籍的人，从事制盐产业，叫做「灶户」）。明朝洪武年间，因军事需要，部分灶户转为军户，迁往贵州戍守。何贵四全家成行，幼子才出生几个月，经不起旅途颠沛，给了钱富一收养，取名钱裕。这一支派，以何贵四、钱富一并列为始祖，钱裕为二世，我是第十九世。

钱裕之孙读书考取秀才，又两代之后，有中进士，官至郎中、知府的。自此至清末，十四代每代有举人进士，连续不断。祖先钱薇在《明史》中有传记。参倒魏忠贤的钱嘉征亦我家祖先。嘉征之弟瑞征，儿子纶光，媳陈书，孙陈群，《清史稿》中有陈书、陈群传。钱载是钱陈群侄孙，为钱嘉征直系后代。钱陈群后代有学者钱仪吉、钱泰吉。泰吉之子钱应溥，军机大臣，即钱正英的曾祖，钱李仁和我的叔高祖。我和正英姑母、李仁兄长是远房，至今未见过。有俞樾撰文，陆润庠书写，当作字帖流传的《钱母蒯太淑人传》，

传中所列太淑人之子钱发荣是李仁的曾祖，钱康荣是我的曾祖。

命运相连，直接影响到我本身的，是从我曾祖开始的几十年家运盛衰。曾祖于七兄弟中排行第六，少年丧父，生计艰难，仅考取了秀才，二十岁由叔父应溥携带入曾国藩两江总督幕府。所谓幕府，就是长官个人聘请的幕僚，不在国家编制。而作为长官助手，执行公务，要有级别身份，才可与下级单位的领导平起平坐。于是加上「候补知县」、「候补知府」之类的职衔，相当现在说「华东局书记办公室处级秘书、厅级秘书」一样。最高可以到「二品顶戴候补道」，就是副省级。我曾祖干了二十多年，达到这个级别，获得朝廷任命编制内职务——湖南岳常澧道，就是分管湖南省最北面一块的副省长。三年任期，做了一年半就与贪官布政使（省长）发生冲突而被免职。免职而非剥夺身份，仍然可以用原来级别的排场。所以回到南京，住宅和出门仍然是二品副省级排场，八抬大轿，旗锣伞扇，顶马（一个人骑马走在最前面）开道。实际已不在衙门里担任工作，只是在家闲居。曾祖一生，前面二十多年靠工作能力强，长官给丰厚报酬。后十几年，靠不固定的帮官办事及为人诉讼，类似现在的律师，只是并非露面出庭，而是写状纸。这样经济收入，按那时候省级高官来说，只是常规，并非特丰。有的人置了产业，实际很富，

而在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少钱。曾祖则全摆在表面上，置产业和藏现金一点没有，却「富」的虚名在外。故此辛亥革命时胜败两军都抢，一下完全罄尽。如果老人家继续健在，民国初年，清朝遗留下来的人才仍然会有机会施展。不幸恰即病歿，家庭唯一支柱坍塌而沉沦没落。清末人才，可依守旧和革新分为两大类，这在当时并不看得完全清楚。例如郭嵩焘是革新的，很清楚。而吴汝纶也是革新的，我以前并不知道，现在才看清。我曾祖及后来五叔祖，都是守旧的。所以去世时已在民国元年正月，遗嘱还是告诫儿子们：「如今大局未定，不要轻率在新政权做官。」这是曾祖所未突破的最大局限。也可以明白，沈葆楨赏识他，是其在具体事上的才能，而在刘坤一手上，他离开两江，到湖南任职，刘坤一并不重用他。显然在时务大趋向上不一致。

总之，曾祖白手起家，人逝家境即没落。到我读古书时，父亲只有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还是循懿伯伯送的。为我读书又从叶玉麟祖姑丈家要来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，到书店买来《左传》。作为「国学」最基本的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诸子》，在当时我却没机会阅读。如果幼年时家里都有，我能勤奋，二十岁粗具基本知识，应该可以做到。但因家里以前有过的书都已穷得卖光，更无钱再买，以致到五十岁才读全这些古籍，正是「因贫寒而

抑阻成长」。「旧家族之败落」是我最早感受，亦为毕生痛恨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原因。

曾祖一妻六妾。去世后第五妾二十多岁，未生育，依习惯遣归。第六妾纳来不久就跟旧相好私奔。故马其昶撰「墓表」，我写「行述」只言四妾。曾祖有九子六女，养育大的七子四女。长女婚后少来往，未闻其事迹。三女婚后不久，即夫亡身殉。二女嫁叶玉麟，夫妻和谐，儿女孝顺，福泽圆满。六女婚姻不谐，出走，争取自由，被家族观念歧视。二六两位祖姑仪范才干都相似，因「旧式婚姻之偶然性」以致前途差别如此，又一次揭露出封建制度之残酷。七子之中，我祖父居长，以五品同知资格，做招商局管带，就是三千吨客货轮的船长。民国做了大嵩盐场大使（「大使」是沿袭清朝官职名称，是从八品，现在讲就是科级企业的头），两年就死在任所，年四十岁。二三两位叔祖阔少爷脾气，各自谋生，寿亦不长。七叔祖年纪比我父小几岁，盐务机关科员。初尚生活稳定，后来到别的单位，做不长久，一再失业，贫困而终。子女流离，解放后才各有稳定岗位工作。八叔祖比我父小七八岁，上中学时体育特佳，天津市运动会撑竿跳冠军。民国有一种「文明新戏」，就是话剧加皮黄腔唱，间配锣鼓。以艺名「□云居士」，驰誉一时，现查民国十七八年时报纸，可见海报。年仅三十去世，独子也是解放后才参加工作，

比我大四个月，已瘫痪兼痴呆。八叔祖之孙名晔，美国医学终身教授。九叔祖比我父小十一二岁，高中毕业，以求上进，逐出家族，乞讨不知下落。

这样，我曾祖这一房后代，就靠我五叔祖支撑，才得以在家族中立足。五叔祖名定钧，字秉如，幼承曾祖钟爱，官场拜客，每带在轿子里，体验过副省级官员威仪。十九岁高中毕业未工作，已是张勋座上客。民国二年，做财政部直属成都造币厂总务科长，那时候科长等于现在处长。造币厂领导，只有一个厂长和四个科长，总务科长实为第二号人物，当任时年仅二十一岁。民国六年任满后回财政部做科员，那时荐任科员，相当现在处级待遇。本来优裕，而连年欠薪，自愿到黑龙江省望奎县做税务局长。从现在观念看，地位下降了，而收入比在部里好。几年后回天津，做《世界诚报》主笔。这个报纸在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里有提到，是鼓吹恢复帝制的。主笔，就是总编辑。诚报办不下去，叔祖失业一段时期，随郑孝胥到伪满洲国文教部做「事务官」，大概和现在的副处级调研员差不多。每个科的头头，就是一名科长和一名事务官。一九三五年家从天津搬到长春，一九三八年搬到北平，叔祖在伪华北内务总署做荐任编审。管翼贤做情报局长，他又做了局长室秘书。五叔祖二十一岁当荐任官，少年得志。而一辈子停留在荐任，只最后管

翼贤给他委任状有「听候简命」四个字，算是「厅级待遇」。

五叔祖钱定钧跟他的二姐夫，我的祖姑丈叶玉麟学桐城派古文，凭这手文章做《世界诚报》主笔。在伪满洲国「建国」提倡「伦常」，举行「褒奖节孝」，一部《孝子节妇传》、一部《节孝褒奖录》是他手笔。编过写高允、崔浩故事的话剧剧本，撰写「郑国务总理」等白话文。以一册《味道腴斋文稿》取得王揖唐之信任，做内务总署编审。但傅岳棻做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，想聘他为兼职讲师，他不干，不想做学术工作，只愿以文才为资本来做官。

五叔祖学问文才，只在这样一个水平，亦不更加求进，仍比不上叶玉麟诸子叶参、叶戎等。然而这样，就能在官宦家族社会圈里以中等地位与上层人物往来，与陈宝琛、李盛铎、郑孝胥、罗振玉等论世交侄辈，与陈曾寿、傅棻岳、陈贻一为平辈朋友。一九四九年拜候过章士钊。在家族亲戚显宦钱锦孙、汪士元、王毓霖、许宝騄等中间，有些社会上层性质的交往活动，都有五叔祖的份，我父亲就够不上这层次。

在长春这三年，在家里读古书，决定我一生发展专业方向。五叔祖钱定钧是引路关键人物。他教读古书，只是很浅的粗讲，课程量也很轻，主要培养我兴趣和自学能力。

我一生无论怎样有或多或少的成长，都是那三年中确立的专业方向决定的，所以永远感念五叔祖对我最初起步的教导培养。

父亲比五叔祖只小一岁，在南京钟英中学同班。而五叔祖二十一岁做成都造币厂总务科长，全厂第二号人物，父亲在厂里是很低的科员，少年晚辈格局。之后一辈子都是委任职，最高做到主任科员、代理科长，也是委任的。委任与荐任差别，正与现在科级与处级相同。父亲在社会圈及亲戚间明显与五叔祖不在同一层次。与上述那些曾祖当年朋友均无往来，上述家族亲戚、上层人士亦不对我父亲谈论高层及学术内容的话，而父亲与普通文化层的公务员朋友较多来往。志琮、溥修则看得出父亲具有世家教养及道德型内涵，加以敬重，建立友谊。

其实父亲在学问方面下过功夫，圈点过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写过若干节史论。跟叶玉麟学习过一段时期，写过不少文章作业，读英文也很用功。然而资质不接近这方面，展示不出外露才华，思维是守世俗常规的谨愿。所以二十多岁之后放弃了学术文艺的目标，只是做案头文牍的下级公务员本份谋生。朝道德修养方向努力，写文章专讲平庸守成的道德说教。而五叔祖每写文章，总要叫父亲提意见，以其平实稳妥，为五叔祖之偏

于浮夸把关。因为不往才学的方向发展，在家族亲戚世交众多文化学术及社会上层圈子里，没有位置。父亲与五叔祖这样一种对比，对于我是很重的刺激。而我自己，比父亲高中学历，一出来工作就当科员的起点更低，是初中学历当练习生。和我从七八岁开始读古书，就以长辈亲戚中教授、学者为目标榜样，走学术之路，理想与实际遭遇反差强烈，促成我强拗个性。二十七八岁时冯雪峰想调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古籍，适逢他自己被贬而不成。詹安泰、商承祚知道我自学根底，不同意我独立观点见解而不肯援引。再迟一两年，就是陶铸知道了我，对何武说「古代哲学思想只能中央掌握一种标准讲法……」引起后来大的波折。这些非本书时间段范围。而这些在我比有院校学历者更多一层激烈矛盾。就是既无院校「正途」学历，其私家传授也仅皮毛碎屑，全部知识皆由自己「高尔基」、「爱迪生式」，高攀一点妄称「惠能式」，自己独自摸出来的，所历屈辱是贬为「外行不懂」、「不够格」。到五十六岁才得到承认，作「专门人才」使用，进文化部门四年即离休。现在说我是什么文艺家，甚至称收藏家等等，颇为抬高我，而我真正下了毕生力量，自信为一家独到见解的学术（应该归社科界，不在文艺界，社科界根本不准许我进门），至今还未有面世的机会。不客气说，是我身上最大的不公平。而这不公平，根